

日前,由民族文学杂志社和内蒙古作家协会主办、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协办的《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在呼和浩特市举行。在为期5天的活动中,与会的30多位作家、翻译家回顾了《民族文学》在扶持少数民族作家、推动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营造少数民族文学家园、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作出的积极努力,并结合《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创刊以来的翻译出版工作进行了深度交流,还请专家授课培训,探讨提高文学翻译质量和推动蒙古文母语创作等问题。

《民族文学》促进多民族文学的发展

在中国作协的领导下,民族文学杂志社通过多种途径、多项措施来促进民族文学的发展。

内蒙古文联主席巴特乐说,近几年来《民族文学》先后多次组织召开改稿班、研讨班、笔会等活动,为推荐精品、推出新人进行了切实的努力。《民族文学》6个文版凝聚着56个民族的作家和翻译家的智慧和心血,更凝聚着“民族文学”人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勇于担当和真诚奉献。中国作协把2012年定为少数民族文学年,并组织开展了各种活动,充满了温暖的诗意和积极的力量。行进中的美丽中国,正给予古老的、多元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学更多积极的关爱和扶持。用母语创作的各少数民族的优秀作品,是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瑰宝。以蒙古族的优良文化传统为根,将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生活的沃土中长成参天大树的蒙古族作家、翻译家汇聚一堂,探讨全球化浪潮的背景下,如何坚守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如何在继承中创新,如何在民族文化多样性中谋求发展,这对于作家和翻译家的成长具有重要的意义。

宁夏作协创研部主任李进祥认为,《民族文学》团结和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作家,对少数民族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民族文学》杂志承担的不仅是一份刊物的责任,而且是少数民族文化交流的平台、联系的纽带、进步的动力。《民族文学》编辑是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良师益友。《民族文学》所作出的努力必将对少数民族文学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回族作家用汉语创作,但由于信仰和地域等因素,宁夏回族文学呈现出特有的风格:传统、质朴、安静、洁净。蒙古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辉煌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尤其对诗歌的热爱和对文学的敬重,令人敬佩。对于自己的作品能够被译介到蒙古文读者当中,感到很高兴和荣幸。

重庆市作协副主席何炬学谈到,《民族文学》为全国的少数民族作家提供和营造了一个作家之家的氛围和环境,让少数民族作家有一种亲切的归属感。包括自己在内的很多重庆作家都受到了《民族文学》的扶持。《民族文学》长期以来尤其是近几年来全面地在做繁荣和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的工作,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创办,就是一个重要的实践。

在新疆日报社蒙古文编辑部译审索尔苏看来,《民族文学》蒙古文版是一个以精品译作为生命力的纯文学刊物。4年来,培养和扶持了很多优秀的翻译家,将全国各民族作家的精品力作翻译成蒙古文,拓展了广大蒙古文读者的视野,



求真务实 力促精品

《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综述

而且在母语创作的引进、借鉴和提升等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其中,对各少数民族文学精品的翻译是一个民族意欲开拓自己的文化前途、丰富自己的精神营养所不可缺少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刊物是传承文化的载体之一。一个民族所拥有的高质量、高层次的文学刊物是对这一民族的精神宽度的拓展,对这一民族的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 and 审美认知模式的嬗变。一份刊物的存在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严把翻译质量关,繁荣蒙古族文学

内蒙古文联原副主席哈达奇·刚谈到,《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创刊的时候,只限于原译翻译同期的汉文版《民族文学》,但很快就作了调整,不仅在全国报刊中选出优秀汉文作品,而且增加了转载各地蒙古文学期刊刊发的优秀母语作品的栏目,使得《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很快从一家纯译文期刊变成既有译文又有原创作品的综合性文学期刊,从而奠定了其国家级蒙古文学期刊的地位。他建议,如果在现有“母语佳作”栏目之外再适当扩大刊登原创作品篇幅,增加一篇本期刊首推的母语原创作品,并且排在头条,那么必将成为一家相对独立的综合性蒙古文版《民族文学》。哈达奇·刚还谈到,几年来,《民族文学》蒙古文版用心培养译者队伍,严把译文质量关,聘请翻译大

家对译文进行一字不苟的审校,使得译文水平一期比一期好,一年比一年有进步,越来越受到读者的欢迎。然而用文学翻译的标准来衡量,有的译作虽然译出了原作的内 容、情节和文字,但忽略了读者的审美需求,看似与原 文句句对应,找不出什么遗漏,可就是看不到原作的意境,感受不到原作的艺术感染力。翻译需要译者对原文进行深刻理解,需要精准地表达出原作的深层文化蕴涵,需要精雕细刻,对每一个词和每一个句子反复推敲。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镶白旗文联翻译家斯琴巴雅尔看来,文学翻译是苦差事,作家和诗人精通一种文字便可以写作,而翻译家至少要精通两种文字才可以进行翻译。通过这几年的文学翻译实践,他深深体会到文学翻译工作者只有坚持不懈的精神,前提是要提高自己的文学审美能力,看准选准所要翻译的作品,好的原文是翻译取得成功的一半。同时,对文学、对翻译、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热爱之心。她认为,这次的改稿班格外重要,大家可以沟通交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互相学习,提升自我,以便今后更好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业务处副处长哈森表示,要做好汉蒙文学翻译,译者需要不断提高自己的双语水平、文学素养,不断扩充自己的知识面,遇到疑难问题要多查多问、不折不挠的精神。前提是要提高自己的文学审美能力,看准选准所要翻译的作品,好的原文是翻译取得成功的一半。同时,对文学、对翻译、对文字要有敬畏之心、热爱之心。她认为,这次的改稿班格外重要,大家可以沟通交流翻译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互相学习,提升自我,以便今后更好地致力于《民族文学》的翻译工作,更好地为读者服务。

发言摘录

办好民族文学,提高创作和翻译质量

□叶 梅(土家族)

民族文学杂志社继今年4月份举办汉文版作家改稿班之后,下半年陆续举办了蒙、藏、维、哈、朝5个少数民族文字版的作家翻译家改稿班。

今年的系列改稿活动,是《民族文学》落实中国作协文学精品战略、围绕“办好民族文学”、求真务实促精品、团结凝聚一大批有才华的翻译家和少数民族母语作家,有力地推动了文学多样化,促进了中国多民族文学的繁荣发展。面对不断发展的时代和读者的需求,要进一步提高刊物质量,提高翻译水平,为国内广大的少数民族母语作家和读者提供更加精美的精神食粮,同时进一步促进中国多民族文学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影响。

蒙古文版作家翻译家改稿班是自2009年《民族文学》

蒙古文版创刊以来,众多蒙古族作家、翻译家再一次相聚、切磋交流的盛会。与会的各位作家、翻译家都是《民族文学》多年来值得信赖的朋友,通过他们辛勤的劳动,蒙古文读者可以阅读到本民族母语创作的优秀作品,还可阅读到中国当代多民族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从中了解到不同民族的文化及心路历程,还可阅读到部分外国作家的经典作品,体会到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奇妙。

文学翻译是十分艰苦又其乐无穷的伟大事业,民族文学杂志社将努力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翻译搭建更多更好的平台,与众多的作家翻译家们一起,沉下心来打造精品力作,通过关于创作、翻译的深度交流,真正抵达文学的本质,传递人民之心声,浇灌民族之花,促进民族团结进步。

2009年4月,中国民族语文学翻译局受国家民委和中国作协的信任和重托,接受了《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的翻译审稿工作。对于日常工作繁重、文学翻译人才缺乏的民族语文学翻译局来说,这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但是,作为民族文化传播者,我们深知这是不可推卸、义不容辞的责任。经过民族文学杂志社和民族语文学翻译局两家单位的反复沟通,翻译局克服各种困难,进行人员的内部调整,并广泛社会上的文学翻译家充实人才队伍。2009年7月,《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版正式出刊。3年之后,2012年9月,《民族文学》哈萨克文、朝鲜文版也顺利问世。直至今日,我们民族语文学翻译局共完成《民族文学》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版共82期,820余万字,其中蒙古文版24期,240余万字。

文学翻译的作用举足轻重

□阿里木·沙比提(维吾尔族)

辛勤浇灌的花朵格外艳丽,默默耕耘的果实分外香甜。《民族文学》以各民族母语的形式走进了草原上洁白的蒙古包,走进了西部的绿色军营,走进了经幡白塔的寺院,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和灵魂。

翻译不仅是一种跨语言的交流行为,也是一种跨文化的传播过程和交流行为。人类自有文化开始就有传播在进行,传播促进文化发展。异语文化之间的传播属于跨语言和文化的传播,必须通过翻译才能实现。没有翻译就没有异语文化之间的交流、融合与发展。纵观中外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历程,从欧洲文艺复兴到印度佛教的西土东传,再到中国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无不证明了翻译在社会历史文化变迁中所发挥的独特而巨大的作用。

尤其,在有着56个民族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在提倡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这个时代,文学翻译的作用依然是举足轻重的。它事关国家的软实力,事关国家的和谐发展,事关民族团结和进步事业,也事关各个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发扬、交流和促进,更事关各个少数民族母语以及文化的传承和保护。因此,文学翻译家们所肩负的使命是光荣而艰巨的。

我个人觉得,《民族文学》还体现了一种行动精神:在中国文学的各种重大活动中能看到《民族文学》的身影;在国内的各种评奖中能常常看到《民族文学》的身影;在不断举办的各类改稿班、培训班、创作会议中,能感受到这种精神;在全国各地建立的创作基地、举行的各种创研、采风活动中体现着这种精神。这种行动精神,感染了各民族作家,特别是母语作家的创作热情,也激发了他们的创作潜力;这种行动精神,促进了各民族作家的交流、理解和互动;这种行动精神,也大大提高了社会各界对民族文学的关注力度和支持力度。

我尤其关注《民族文学》蒙古文版。《民族文学》蒙古文版上的很多作品,让我感受到了崇高的品质,如虔诚、博爱和豁达。这些作品正在为中国文学注入新的活力,新的品质、新的生长点。经过几年的发展,《民族文学》蒙古文版已成为国内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十分有效的平台,成为推介少数民族母语文学的重要阵地,成为蒙古族作家了解国内各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动态的独特窗口。经过几年的摸索和努力,《民族文学》蒙古文版正在成为有特色、有高度、有内涵的优秀蒙古文期刊。在现有的物力、财力条件下,能创办这样一本全国性的、高质量的蒙古文文学杂志,确实是了不起的成就。

多重角色、特色与行动精神

□海口寒(蒙古族)

到目前为止,《民族文学》已经有了汉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和朝鲜文6种版本,这是了不起的创举。办一本杂志已经很难,办6本杂志的艰难可想而知。

在我心目中,《民族文学》拥有三重角色。

一、交流平台。《民族文学》已成为国内各民族文学交流、互动的最有效的平台。《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字版的出版发行,改变了原来的单向度的交流,形成了以汉文为中介的多民族文字的多向度翻译,大大促进了各民族文学间的“亲密接触”。这是意义非凡的大事。

二、推介阵地。《民族文学》也正在成为少数民族母语文学面向主流文坛的最重要的推介阵地。《民族文学》自诞生之日起,一直致力为母语文学的推介。近年来推介力度明显加强,与母语创作建立了稳固而广泛的联系,增强了时效性、常态性和前瞻性,使各民族的母语文学时刻与主流文坛遥相呼应,这个发展趋势让人欢欣鼓舞。

三、学习窗口。《民族文学》也正在成为各民族文学了解国内文坛和世界文学动态的有效窗口。“名家新作”、“世界眼光”等栏目的设立,大大加强了杂志的前沿性和国际视野。

近年来,《民族文学》以其独具的魅力,焕发出夺目的光彩,吸引着各民族作家、文学爱好者的眼球,在中国文学百花丛中争奇斗妍。我觉得,这与《民族文学》准确的定位、鲜明的特色和开放兼容的姿态不无关系。

我认为,《民族文学》具有三大特色。一是定位准确。“民族风格、中华气派、世界眼光、百姓情怀”这样的定位,既突出了民族个性,也彰显了中国特色,既显示了开放的视野,也亲近了广大的读者。它以这样的定位,在国内浩如烟海的刊物中占据了不可替代的显著位置。二是特点鲜明。《民族文学》是名副其实的文学刊物。它从内容到形式,从经路到语言,从文化到审美,均带着鲜明而丰富的民族性。它是独特的、新鲜的、不可替代的。三是开放兼容。《民族文学》是开放的,它向国内文学开放,也向世界文学

蒙古文文学翻译的两个问题

□陈岗龙(蒙古族)

目前蒙古文文学翻译中面临两个方面问题:一是蒙古文文学作品怎样翻译成其他民族或者国家语言,二是用其他文字写成的文学作品怎样翻译成蒙古文。

把蒙古文翻译成其他语言文字,我以《蒙古秘史》的翻译为例进行说明。《蒙古秘史》以往的译本都没有超出学术界,但是官布扎布翻译的《蒙古秘史》,竟然出现了盗版现象。这表明翻译者到位,我们的优秀作品依旧能得到兄弟民族的认可。蒙古族有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把这些作品推介给其他民族或者国家时,翻译一定要到位,这一点有待我们进一步努力。

另一方面,把其他文字的作品翻译成蒙古文时,或者是接触外国名著时,通常有两个渠道。一种是蒙古国的蒙古族通过俄语译成蒙古文,另一种是内蒙古的蒙古族通过汉语接受,这时原译者水平直接影响蒙古文的翻译水平。这种通过第三种语言转译时存在两个问题,存在意识形态过滤问题,存在意识形态过滤问题。如蒙古国社会主义时期,只选择翻译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品,他们翻译成西里尔文后我们再转译成蒙古文,就在转译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错误。内蒙古的蒙古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即任何一部名著有译成汉文以后才转译成蒙古文。并且,翻译汉文或其他文字时,由于生活习惯和文化的不同,原著的有些信息会丢失。而根据这个译文再译成蒙古文时,跟原文相比丢失的信息更多。此外,把蒙古文作品翻译成汉文时,翻译的质量会直接影响原文的韵味。以蒙古国诗人达·纳楚格道尔吉的诗歌《我的故乡》为例,因译文不到位,大大减少了原文的美感。

现在掌握外语的年轻一代如同雨后春笋,以后世界名著的翻译,不应再借助第三种语言的转译,而应该进行直接从原文翻译成蒙古文的尝试。

文化理解是文学翻译质量的保证

□马 英(蒙古族)

文学翻译在我看来,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场。我在汉译蒙的时候,是主场作战的感觉;而在蒙译汉的时候,是客场作战的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是因为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

人类文化的多元化发展,为文学作品注入了多元化的因素。由于文化的差异性,使得人们的文化视野和阅读习惯具有了多样性,这在文学翻译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一名翻译者,我力图把原著的思想内容和外在形式较为准确地表现出来,如叙事内容、故事情节、语言风格、语法结构以及思想意识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忠实原著。但文学作品又因为它的内在因素,不可避免地存在文本自身所包含的复杂性和独特性,比如民族的文化差异、语言的不可复制性等,这就对翻译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无论是从文笔的表达上还是阅读的效果上,都不能使我们的翻译作品中出现文化的误读或对原著的误读。这就是我们在文学翻译中所面临的挑战。

任何一种文字的文学,都可称之为民族的文学,因为它有自己民族的文化特征。比如文学作品中描写的民族风俗、生活细节、心灵语境,还有跟这些息息相关的民族语言词汇。翻译家在翻译某个民俗细节的时候常常找不到很精准的、觉得恰到好处的那个词汇,就是这个道理。

但这还不是文学翻译中最难的一个坎。民族特定的语言词汇的翻译,是比较棘手的问题。比如蒙古语中很多的词汇,在汉语中找不到与之对应的词汇,最典型的诸如方言、俗语、成语、谚语、歇后语等约定俗成的词汇的翻译。比如“德吉”、“黑毛儿”等词汇,它们不像“窗户”、“胡同”等这种已经相互同化了的词汇那么容易译过来。蒙古语中的有些俗语、谚语在汉语中找不到对等的词汇时,我们不妨试试与之比较接近或相同意思的成语、歇后语。如,蒙古语中“毛驴也没了,三两银子也没了”,在汉语中可以和“鸡飞蛋打”相匹配。又如汉语中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或许可以和蒙古语谚语中的“说偷骆驼的贼头上有虱子,偷山羊的贼挠了头”,有异曲同工之处。又如“杯弓蛇影”这个成语和蒙语中“怕狮子的人看什么都像狮子”较为接近等等。这就要求译者要了解这些特定成语、俗语的出处或典故。

然而,这也不是文学翻译家最后的使命。因为我们除了承担着文学作品的翻译任务之外,还承担着民族文化交流的任务。通过文学翻译的实践,深刻把握不同文化的环境、价值理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方面的共性和差异,还要把握不同的语言表述、创作风格和文学传统,克服文学翻译中的各种困难,在对原著创作脉络有准确把握的基础上找到最为恰当的表达形式,尽量避免由于翻译家自身认知的局限和障碍,给读者传递不准确的或者错误的文化信息。这样,无论是主场作战还是客场作战,我们才能都充满必胜的信心。